

【行走记】

在戈壁滩上

□路也

【有所思】

鹬与狐狸的故事

□王兆贵

【在人间】

卖瓜

□任俊合

车轮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公路上流畅地滑行。

除了这一辆车，长时间看不到别的车辆，似乎这条公路是专门为我这次出行的这一辆车而开通的。这多多少少给我一种不真实感，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那个完全没有情节的实验性的电影《卡车》。

当我对着这大西北的荒漠大发感慨时，司机小伙子告诉我，他去过最东边的地方是兰州，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见到大海。

他对大海向往的程度恰恰等同于我对大漠戈壁向往的程度。

没有人烟，没有奔跑的毛皮动物，没有鸟，没有昆虫，没有植被——除了零星散落着的早已干枯而今尚未绿起来的矮墩墩的骆驼草，这里只有沙砾，还有紧贴在沙砾上面的如雪的片片盐碱。戈壁是空的，戈壁面无表情，戈壁没完没了，而此时大风正吹着这空，正吹着这面无表情，正吹着这没完没了。四周全是地平线，你望过去或者不望过去，永远都是地平线，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的地平线，让人在期待中绝望又在绝望中期待的地平线，直到你已经昏昏欲睡了，挺立在前方的还是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所有的空旷，所有的单调，所有的弥漫，当它们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就演变成了辉煌的形而上。人在其中，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微小、脆弱和无足轻重，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在这无边无际之中，于是感觉乘坐的车子是失重的，正飘浮在空气中。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 邮箱：qlwbsuibi@163.com

这样似乎弃绝了生机的荒漠戈壁，不知为何，并没有给人以寂灭之感，却让人总觉得在它无动于衷的背后和不动声色的内部其实正潜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某种灿烂的绽放，它只是一直在准备着，在等待着，在孕育着。无论多么艰难，春风都会吹开它的心怀。一篷绿起来的驼骆刺，一簇抽芽的红柳，在无边的沉寂之中，都称得上惊鸿一瞥。所有的荒原都不会是废地，T.S.艾略特的《Waste Land》，根据诗的主旨，实在应该照着字面之意翻译成《废地》才更合适，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被翻译成《荒原》。真正的荒原一定是生生不息着的，即使像这戈壁滩，它使用什么也不说的缄默的方式，却已经说出了那么多，甚至滔滔不绝。

天不像前两天那么蓝了，而是变得有些昏黄。司机小伙子从经验出发，告诉我这是明显的沙尘暴天气。现在是早上，才刚刚开始，晌午过后应该会更加严重。

在这戈壁滩上，时间流逝得特别缓慢，就跟静止了似的，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时间是一个伪概念，觉得时间尚未开始或者可以随意从一个位置上重新开始。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电线杆子和路边某块碎玻璃，如果不是我正在乘坐的这辆绿色出租车，说不定会让人怀疑人类历史是否真的存在着，也许不过是一场幻觉。在另外的某个时刻又会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存在于地球上，而是存在于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上。

我不认为大西北就是通常

所认为的那样必然是属于雄性的。这时我望着车窗外，不禁想起了女诗人娜夜。我曾经为她写过一篇很长的诗歌评论，现在看来，很多地方都还是不得要领的。也许只有我来过大西北看过这大漠戈壁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她的诗。长期生活在甘肃，她从未写过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庞大意象的诗歌，就是那类通常由男诗人们捉刀来写的典型的西部诗，她甚至很少直接写到西部。然而，此时此刻，我忽然想到，这大漠戈壁滩上折不断的地平线也许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地平线，并且放进了她的诗中。相对于海洋江河的多变和波动，西部这片土地的不变和少动，则赋予这里的生命以坚定。她的诗中常常出现下判断的坚定口气、不容置疑的口气，这口气或许就来自这里？西部的人话少，面对空旷大漠，说什么呢？对谁去说呢？说了有谁会倾听呢？这里的人不可能像我一样成为一个话痨。这戈壁滩，除了一团团的骆驼刺和一簇簇的红柳，稀稀拉拉地矮矮地分布着，便什么植被都没有了，这是一种类似于诗歌表达中的少言状态、减法状态，无法靠意象来取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娜夜的诗歌也是可以的，可以解释为何她的诗歌从字面上看去一直都不复杂，总的词汇量一直都那么少，甚至是单调的，而恰恰是这种“少”，扩大和增强了她诗歌的空间感。一种悠长辽远的气韵一直出现在她的诗中，使得这种词汇量不丰富而造成的单调因着这种语调韵律反而演变成了大气。

现在，我想，我似乎已经知道了，这种个人语感或者个人语调应该来自她长期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地理，来自大漠戈壁和它的地平线。这已经非常隐蔽地融进了她的生命背景和诗歌背景，这地平线成了从她诗歌语调之五线谱中央鲜明地穿越过去的那道粗壮横线，成为了主旋律。没错，就是那长长的呼、长长的吸，一呼一吸，地平线就那样绵延着摆放在那里了。她的优势当然还在于性别。一个男人与大西北相遇，算不得什么；一个柔弱精致的生命如果生长在江南，相得益彰，也算不得什么；而把同样一个女性生命放在无垠的大西北，那就算得上什么了。昭君抱着琵琶出塞的画面总是比唐僧师徒挑着担牵着马行走在大漠之中的图画要好看，女性与荒漠，如同美女与野兽，冲突由此而生。得需要多少张力才能缓解这冲突，要用多少生命本身的丰盈才能压过这无垠的荒凉，重获平衡，于是就在这其中产生出了诗意。这里的地理肯定会重新塑造她那个本我，去掉她原来本性中可能存在的枝枝蔓蔓、繁琐和粉腻，使她的生命质地趋向单纯、简洁、辽阔，而且苍茫。这时候，我不禁背诵起了诗人曾经写下过的句子：“我爱什么——在这苍茫的人世啊！什么就是我的宝贝。”

车子越开越远。这辆小汽车在戈壁滩上踽踽而行，像一只甲壳虫伏在了一片无比硕大的叶子上，正沿着叶子的经脉一点一点地爬着。

微信朋友圈中传来一段名叫《鹬》的六分钟短片，据说耗时三年制作完成，曾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尽管是为儿童拍摄的，大人看了也很受启发。

短片一开始，只见成群结队的鹬在海滩或礁石上飞舞着，捕食退潮后的水生小动物。草丛下的沙窝里，有只鹬妈妈探出头来，翼下是年幼的鹬宝宝。尽管妈妈反复用长喙驱赶鹬宝宝出窝觅食，但它怯生生地不肯离开沙窝一步。妈妈纵身飞向海滩，叼起一枚海贝，示意宝宝也来捕食。就在鹬宝宝胆怯地东张西望时，一波大浪卷来，将它淹没了。鹬宝宝仓皇逃回沙窝里不肯再出来。妈妈用长喙把它叼出来，再次飞到浅滩作示范。宝宝尽管还有些后怕，最终还是勇敢地冲向滩涂，终于从沙隙中叼出一枚海贝。当它准备美餐时，潮水再次袭来。这次它长记性了，即刻后撤到安全地带。反复练习几次后，它摸到了躲避

浪涛、进退觅食的规律，掌握了独立谋生的本领……

看了这部短片，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外甥女。她出生在一个偏僻的海岛渔村，爸爸在她尚未成年时因公殉职，妈妈在岛上负责医疗护理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照看她，使得她从小就开始了独立生存的种种体验。就这样，她在大海边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后来就读于韩国全南国立大学，毕业后就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她只身在外，适应能力很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应付裕如，好像没有什么难事会让她发愁，生活得踏实又充实。

1978年，藏原惟善曾执导过一部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在茫茫原野中，公狐狸和母狐狸在觅食中走到了一起，春天来临时生下了五只小狐狸。小狐狸们渐渐长大了。为使它们能在恶劣环境中独立生存，父母教会它们简单

的谋生本领后，就将它们带到原野深处，趁它们打闹嬉戏时，悄悄地撇下它们溜回老窝。夜幕降临后，小狐狸们好不容易才找回洞穴，可它们的父母却挡在洞口，死活不让它们回家，甚至不惜驱赶、恫吓和撕咬。小狐狸的无辜和老狐狸的无奈，在镜头前反复交织。初次看到如此野性而又残酷的影片，视觉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心



每到西瓜上市的时节，我总是想起三十多年前跟爹去卖瓜的情景。

说是卖瓜，其实见不到钱，是用西瓜换麦子，属于以物易物的范畴。我家在鲁西北平原一个两县交界的村子，由于地势较高，用不上河水，能打出水来的井也不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麦子生长期正是雨水少的季节，干旱常使麦子歉收，有时连麦种都收不回来。那时我十六七岁，正在县城读高中。学校食堂只蒸馒头不蒸窝头，学生把麦子交到食堂里换成饭票打饭用。爹娘没办法，最后想到种西瓜到外地换麦子。西瓜虽然蔓爬得很长，但只要在根部浇上一瓢水，再保住墒，就能维持十天半月，不像麦子那样需要大水漫灌，算得上是“节水作物”。如果后期赶上雨水大，西瓜还能长起个儿；赶上缺雨，凭着田里的一个压水井，一瓢水一瓢水地浇也能有收成，但瓜的个头就小，好处是旱地瓜甜，也算个优势吧。

瓜熟的时候，我放暑假，正好

跟爹去卖瓜。我们一般去河北卖瓜，因为那里靠近运河，家家种麦子。只是路远了一些，往返一百多里，用牛车太慢，就用自家的牛跟邻居的毛驴换着用。那时全是土路，坑洼不平，驴车一荡一荡的，嘎嘎嘎地响。

我很是期盼：“咱带的三个口袋会不会不够用？要是换的麦子太多装不下可怎么办？”

爹说：“不怕，口袋装不下就用给驴装草料的化肥袋子，反正那时草料也吃完了。”

多半晌午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大片早已收割完的麦茬地。这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在路边看好了一个大一些的村子——村大，销量会大一些吧。

爹把驴车停在村中心一棵大槐树底下的阴凉处，给驴卸了套，拴在树上吃草料。

在田里干活的人三三两两地回村了，西瓜车旁很快就围满了人。一个黑粗的汉子从车上拿起一个西瓜，托在手里，像玩弄一个球，满脸不屑：“这也能叫西瓜？我

看比个茄子也大不到哪里去。”我年少气盛，压不住火：“瓜是不大，可是它甜，嫌小别买。”爹听出我话里带着情绪，压低声音对我说：“褒贬是买主。”意思是说贬低西瓜的人才是真正打算买的人，贬低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压低价格。

爹适时拿出一把刀，切开一个西瓜让大家尝。从众人的表情可以看出，瓜的甜度他们还是满意的。于是开始讨价还价，给出的价格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我嘟囔道：“咱别卖了，拉回去算了。”爹把我拽到一边，低声说：“拉回去怎么行？折腾一个来回，瓜怕得颠哗啦了，更卖不出去了，开学你拿啥往学校交？”我无语了。

价格终于谈定，人们围上来开始挑瓜。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刻，挤挤挨挨的人群看都看不过来，转眼的工夫有人趁乱把西瓜传递出去，有个小孩抱着就往胡同里跑。我赶紧追过去，但没追几步就被爹喝止——这是在人家村里，追上又能怎样？

一阵忙乱后，瓜挑好了。接着

是过秤，分别记好人名、斤数，再换算出麦子数，最后好按名单去各家收麦子。众人散去后，车厢里还有人们挑剩的瓜，都是路上碰破皮的、长相难看的。这时就有人适时出现，象征性地出一点麦子将这些剩下的西瓜“包圆儿”，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车厢。

爹带着我挨家去收麦子，到了人家才知道，麦子大多是扬到最后含有杂质的“麦底子”。爹面露难色：“这怎么成？”买瓜人说：“咱就只有这个。”瓜都背回来了，有的都切开了，还能怎样？有的人家脸上挂不住，就再给补上半瓢麦子，更多的则是说：“这次先这样，下次再给你补上。”

麦子终于收齐了，两个口袋还不满，回去后免不了还得过筛子过箩，杂质也得去掉三五斤。想起来时路上怕三个口袋不够用的担心，不禁苦笑了一下。

收拾停当，爹和我赶了驴车往回走。一路上，爹和我都不说话。残阳染红了天边的一团乱云，像个砸烂了的西瓜。